

# 張大千擺龍門陣 (上)

羅才榮

大千先生決心回國安居之後，在外雙溪別墅沒有完成之前，暫時租屋臺北市敦化路雲和大廈寄居。

大廈有一間畫室，這是他過去幾度回國住在華國飯店沒有的，但因朋友多，應酬忙，每天屬於大千先生比較寧靜的，亦只有早上七時到八時這一小段時間而已。

這段時間裏，大千先生常常在畫室裏沉思和作畫。

因為偶然的機會我闖進了他這寧靜的畫室，和他「擺起龍門陣」來（四川俚語「聊天」）。大千先生知識非常淵博，經歷尤其豐富，每一個「龍門陣」都有內容，我就向他建議：

「爲什麼不寫出來？」

「我不寫文章，岳軍先生常笑我：『如果張大千的畫題款沒有錯落就不是真的。』」

「那麼用口述也是一樣。」

「我最討厭錄音。有點像審訊。」

「由我默記下來整理成爲文字怎麼樣？」

「這樣可以，我們要在自然不拘形式的交談中進行。」

就這樣，我開始寫「晨間閒話」——和大千先生擺龍門陣——

可惜，我因爲工作的關係，實在亦抽不出太多的時間去訪問大千先生，大千先生客人亦多，也分不出和我單獨對的時間，晨間談話，不容易繼續，後來又因爲摩耶精舍落成，我們見面的機會更少了，總以爲等我退休之後，繼續這一未完的工作，可惜大千先生病了，逝世了，使我這擺龍門陣的工作無法繼續，真使人不勝感慨，每想到他那樂觀、風趣、開朗的態度，使人難忘，只有將這斷片殘篇，把他彙編起來，作爲永恆的紀念。

## 老師的風格

梅奩清道人，是大千先生的老師。

一天早晨，我走進大千先生的畫室，發現牆壁上增加了一副對聯：

丹梅發十月。

朱蘭在九臬。是清道人寫的。

大千先生告訴我：這副對聯是他的朋友張鼎丞在香港買到的，昨天才送來，我們的龍門陣就

從老師擺起：

「我的老師是最有風格的」，他說：

「鼎革的時候，老師是江蘇藩臺，管財政的，革命軍到了南京，藩臺衙門尚有庫存八十多萬兩銀子，老師說：『這都是老百姓的』，所以原封不動的封庫交還給老百姓，他個人却跑到上海去過窮日子，靠賣字生活。」

「我老師賣字亦是非常苦的，因爲他家屬人多，都靠他一人爲生，所以家屬共同決定：老師賣字的錢，全部歸公，只有寫壽屏的潤金，才歸老師個人所有。你想想看，像寫壽屏這樣的生意，一年難逢多少次？今天在臺灣，只有李宗黃先生還保有母親的壽屏是我老師寫的。」

「那時候，老師有十二個朋友組織了一個『一元會』，每月初八、十八、廿八，三天各聚餐一次，每人份金一元，但是因爲老師窮，只好大家公議老師免繳。老師常常到一間小館叫『小有天』的吃東西，大館上不起。」

「在老師環境如此艱苦的時候，南京都督程德全，聘請老師爲『最高顧問』，老師婉却，這封婉却的信後來落在哈同手裏。」

「老師逝世後，哈同打算把這封信交商務印書館製版印出來，在未交印之前，遍請滬上名人題詞，我亦是受邀題詞之一，當我準備題詞的時候，發現鄭孝胥早已題上了一首詩，我現在還記得兩句：

『乞命賤庭等兒戲，

頓首死罪尤費辭。』

我覺鄭孝胥這個人太不意思，對於一個死去的老朋友不應該誣蔑他，因為我老師寫給程德全的信，是有頓首死罪等詞句，但最後寫的是：『手槍炸彈，引領甘受而無悔焉』，那裏是『乞命』呢？」

「我對鄭孝胥看不起的就是他有雙重人格。

「上面說過，老師常常到『小有天』吃飯，他有一位朋友陳任仙先生就戲贈他一首五律詩，首句我忘了。

○○○○○

道道非常道，

天天小有天，

白吃一元會，

黑抹兩鼻煙，

有時訪親友，

門者說無緣。

（老師黃冠道服或出訪親

友往往爲門者所拒，鬮門

曰：「此處不結緣」）

鄭孝胥就把：『道道非常道，天天小有天』這兩句摘出來寫成一副對聯，送給小有天掛在進

門的牆壁上，還加註解說：『有黃冠不速之客。日日見於小有天酒樓中，其人有邁世之高節，則梅奩道人也是也。』

「爲什麼生前說我老師有『邁世之高節』，死後又說我老師『乞命賤庭』呢？」

「我鄙視他這種無恥的雙重人格，我就在他的題詩後題詩罵他！

中丞印已付泥沙（洪楊時有某中丞拋印洞庭而逝，辛亥革命時，孝胥受命爲湘撫不敢赴。）

方伯道遙海上槎（革命樊山爲江寧藩司，迺逗留上海日捧坤伶爲樂。）

多少迷臣稱遺老。

孤忠祇許玉梅華（先生別號玉梅花庵）。

我的詩故意題在鄭詩的結尾一句後面聯起來，讓他們把我和鄭的詩分不開不能把我的詩裁掉

大概哈同讀了我的詩不好處理，就擱置不印了。」

大千先生擺完這個龍門陣，掀髯大笑，在他爽朗的笑聲中，我看出來他流露出了對師道的尊敬，也聽到了他對小人抨擊的正義之聲。

擺完了「老師」的龍門陣之後，無意中他又透露出一段有趣的友情來。

大千先生說：

「記得有次回國，得到一位朋友的安排，使我和潤別了數十年的老朋友突然見面，真是握手言歡，恍如隔世，後來，我返南美，這位老朋友送來一件禮物，叮囑一定要回到了家才能打開看，我到了東京，實在忍耐不住就打開來看，原

來是一幅新羅山人的花卉，這幅畫，我非常喜愛，幾十年前，在北平發現，我出價四百大洋，物主不賣，我實在再出不起更高的價錢，只好放棄了。過幾天去看，物主說已經有人以六百大洋買去了，沒有告訴我，當時我想是什麼人如此出手大方，今天才知道原來是我的老朋友，最難得的是，經過了幾十年的戰亂，這幅畫依然完整，而竟回到首先發現牠想買又買不起牠的人身邊來，這份友情實在太可貴了。」

談到這裏一位小姐來請我們吃早餐，吃的是皮蛋稀飯，大千先生特別介紹我一碟豆腐肉，是他在南投旅館裏吃起來有味，老板娘就送了他兩罐，他說這豆腐肉有南風味。

早餐後我要大千先生把剛才唸的那些詩再唸給我聽一遍，以便抄錄下來，他說：「不必了，我寫給你」他與致很高的一口氣寫了七張信箋，擱筆後說：「我難得這樣的寫字，寫得我一身大汗。」

### 峨嵋三頂

峨嵋山是四川的象徵，與五嶽齊名，開山祖師普賢菩薩和普陀是觀世音菩薩的開山聖地一樣，都爲佛教徒虔誠嚮往的地方。

峨嵋山的極峰有三頂：萬佛頂、千佛頂、金頂。但是登山的人很難一眼看到三頂，因爲本身要足踏一頂，再遙望二頂，有時爲雲霧封鎖，根本看不見，縱使雲開日朗，亦只能看到二頂，足踏的一頂是無法看見的。

但大千先生說：「我看過三頂，對於一個作

畫的人來說真是難得的機會。」大千先生繼續說道：

「在抗戰期中，我由重慶乘民航機飛往成都，到了機場上空，一眼望下去，只見許多人，都向城外奔跑，沒有一個人向城內跑的，飛機亦突然拉起，飛離機場，機長報告說：

『成都敵機來襲，飛機飛往雅安空中避難。』

我一聽到飛往雅安中心裏就想，能够飛往峨嵋山繞一圈多好。」

「正在冥想中，飛機果然從峨嵋山繞過，正值天朗氣清，三頂歷歷在目啓發我無盡的畫意，但與猶未已，又想，飛機如果再繞一圈，多看一遍不更好嗎？」

「真是好像和飛機師心靈相通，果然他又飛繞峨嵋三頂，因此我對三頂的印象很深。」

「這次川康渝同鄉會茶會歡迎駕機來歸的范義士園焱，要我在簽名冊上畫一幅畫，首先，我想畫一根竹，因為竹可象徵一個高風亮節的人，後來覺得太簡單，又想畫一株松，但因簽名冊頁不大，不能充分描畫出松的挺拔氣概來，又放棄了，還在苦思中，張岳軍先生把他簽名冊上的題詞給我看，他的題詞是：

『處黑暗無損其明，臨暴力彌勵其勇，著志待時，見機立決，岷峨靈秀，毓此菁英。』

「一時觸動我的靈感，決定畫峨嵋三頂送給范義士。畫好後，我亦題：

『岷峨靈秀，毓此菁英。謹以岳公鄉長語寫峨嵋三頂，以為范園焱義士留念。』

我看了大千先生的畫，和岳軍先生的題詞，

真感到二位鄉前輩對范義士的高興和鼓勵是很令人欽佩的。

因為我是茶會的籌備人，大千先生叮囑我，同鄉是家人，不要對范義士多說客氣頌揚的話，他已經在其他場所聽够了，同時對我說了一則故事，他說：

「從前張獻忠在四川開科取了狀元，並招他做駙馬，有一位大臣爲了討好張獻忠，一上朝就頌揚說：『大王聖明，招了一個好駙馬。』張獻忠高興說：『賞他廿兩銀子。』第二天上朝，他又照樣頌揚一番，張獻忠說：『再賞他十兩銀子』，第三天上朝，他又重複說：『大王聖明……』張獻忠不等他說完就說：『我以後不敢再和你見面聽你的頌詞了，拉下去殺了。』」

### 出外靠朋友

說到在飛機上看山，引發了大千先生前些年在梨山的許多遭遇，他深深的感到臺灣人情的溫暖。

大千先生的孫女綿綿在美國讀書，暑假回國，和大千先生一同到梨山避暑，到了臺中，綿綿說：「爺爺我們坐飛機好嗎？」自國外回來，不知道國內交通狀況，大千先生說：「沒有航線，那裏來飛機？」話被旅館老板聽見建議可坐直升飛機去梨山，這是新開的航線，除了班機也備觀光客包用。大千先生就包機飛上梨山，在雲端俯視合歡山，如同繞峨嵋山飛行一樣，風景壯觀，甚富畫意。

到了梨山，付款的時候，公司只收半價。

在梨山小住了幾天，準備下山，友人送了不多少水蜜桃，大千先生恐怕車行顛簸，損壞了水蜜桃，吩咐仍坐直升班機回臺中，並且囑咐爲水蜜桃也買兩張票，讓他們好安穩的下山，那知時間不對，大千先生準備回臺中那一天，不是班機飛行的日子，正在無可奈何的時候，突然有人自臺中包機飛梨山，大千先生就準備包原機回臺中，公司不同意，認爲空機也要回臺中，何必包機，只要買三張票就够，並且讓水蜜桃免費乘機，因爲空位很多，大千先生又一次感到人間真有温情。

到了臺中機場，才知道飛臺北的中華班機，因故障在澎湖修理，預計在天黑以前修不好，臺中機場無夜航設備，大千先生急了，有人建議他就包直升飛機飛臺北好了，大千先生同意，公司亦表示無問題，但一定要臺北機場允許降落，經由臺中機場聯絡，臺北機場同意了，大千先生就包了直升飛機飛臺北，公司還是只收半價，直升機將起飛的時候，突然跑來一個人，帶着太太和小孩，非常心急，原來是中華航空公司飛國外航線的機師，來臺中休假，明天一定要飛美國，如果今天回不到臺北，明天不能執行飛美任務，後果嚴重，所以向大千先生要求搭機，大千先生立即表示歡迎，並且說：「不要你們分攤包機費」。

到了臺北，剛好傍晚，大千先生笑着說：「我最滿意的，除了我亦給人服了一次務外，就是水蜜桃一個也沒有碰壞。這真證明了一句老話：『在家靠父母，出外靠朋友。』」

## 我是賣筆的

談到山水，大千先生回憶起他在桂林的往事來，大千先生說：

「抗戰期間，我回四川，道經桂林，李、白、黃，他們對我都十分禮遇，知道我喜歡遊山玩水，爲了誇耀他們『桂林山水甲天下，陽朔山水甲桂林』特別請李任潮陪我去遊陽朔，還在陽朔風景區送我一塊地。」

「其實就風水來說，廣西的山是太薄一點，像筍子一樣一個一個是孤立的，缺乏『嶺』所以廣西地方窮。」

說到風水，大千先生環顧四週一遍，放低聲音說：

「我說個笑話給你們聽：『陽朔的山水，有點像女孩子生理器官一部份，特別是陽朔縣衙門對面那一座山，兩片丘陵，長些叢樹，還有一條細長的小瀑布，民間歷史流傳，陽朔城風化不好，與這一座山頗有關係，不知那一位縣太爺，忽發奇想，叫工人把小瀑布的水源給堵塞了，那知道這樣一來，陽朔的女孩子突感身體不適排泄困難，縣太爺只好再把堵塞的地方掘開，一切又恢復了正常，這故事是李任潮告訴我的。』」

「在陽朔玩了幾天，李任潮送我到柳州就分手了。」

「我在柳州等待省政府派車來送我，在旅館裏閒住了好幾天，一把黑鬍子，帶着一個年輕的太太，還有一個小孩，好像有些古怪，引起人注

意，每天就有一個陌生人，在我門外徘徊，我沈着氣不理，他在第三天終於開口和我講話了：

「你先生是做什麼生意的呀？」

「我是賣筆的。」

「有貨嗎？」

「有，我就叫太太把畫筆拿出來給他看。」

「這是舊筆嗎？舊筆怎能賣錢？」

「如果不是舊筆，就賣不到錢，我就沒有飯

吃了。」

「他似乎感到奇怪，看着我，我反沉不住氣了，才坦白告訴他：

「我是你們黃主席請來的客人，對客人，不應該這樣不客氣吧！」順手把黃旭初歡迎我來廣西的信給他查驗，他看了以後，連說：

「對不起，打擾了！」

大千先生停了一會，繼續說：「其實這不算什麼？我週遇最多的奇遇，還是由敦煌回四川那一段行程，曾經過五十次以上的檢查，這些檢查的人員，都非常盡責，連何部長應欽給我的『已通知檢查單位轉知沿途關卡放行』的電報也無法取得他們的寬免。」

「在抗戰期間，這是必要的。」我說。

「我完全了解，所以我並無埋怨他們的意思，而且暗中還佩服他們，因此我只說是奇遇。」

大千先生這樣答覆我。

「在你的奇遇當中，有特別印象深的嗎？」

「有，在安西，檢查站把我兩卡車的畫拿出

來一張一張的看，貼上『檢查訖』的條子，一共三四天，我亦就爲檢查站求畫的人畫了三四天的

畫（以後都是如此）後來我想畫畫受到細密檢查的原因？可能是有關單位曾經電朱紹良長官，說我『破壞壁畫，竊盜國寶』的原故。

「五十幾次檢查中，多數都是嚴肅的態度，傳統的語氣執行任務，只有一處檢查站的負責人對我說：『張先生，你在敦煌辛苦了幾年，我們要一張一張細細的觀賞。』好一個『觀賞』兩字，使我聽來十分舒服，還有一處，哨兵正叫我

把車子開進站去檢查，我亦正準備開過去，裏面忽然傳出問話的聲音：

「什麼人的車子？」

「張大千的。」

「張大千的車子放他過去，

幾個月前，上面就有命令，免予檢查放行。」

我如接到大赦令一般，馬上開車就走，至今我還對這位只聞其聲，不見其人的朋友抱歉，他是對我最好的人，也是唯一沒有得到我畫的人，如果今天還聯絡得上，我真想補畫一張給他，這也是我印象最深的。」

「再一次就是在四川和貴州交界的地方，檢查的人是憲兵，他一定要我把箱子提到他指定的地方去檢查，我說：

「我提不動，你看我這樣大的年紀。」我把鬍子掀起來給他看。『不行，一定要你提過去。』他非常堅持，我急了，就把委員長給我的信和軍政部發給我的通行證拿出來給他看，他把手一揮不理，我一時激動，講話的聲音和態度引起了他的長官注意，從遠處跑來問我：

「你爲什麼以這種態度對我的部下？」

「我給他看文件他不看。」我說。

『他不識字。』

『這就不對了，招考憲兵規定要初中畢業，他不識字，爲什麼考起當憲兵。』我反駁他。

『文件給我看看。』他似乎有點生氣，我就把文件給他。

他看了就說：

『通行證上不是明明寫有「持此證者，應着制服」嗎？你爲什麼不穿制服，你是幹什麼的？』

『你看，委員長給我的信叫我先生，我就是幹先生的，我也不知道先生應該穿什麼制服？』

『好了，好了！就不檢查吧！』他有一點厭煩。

『不成』，我說：『你不檢查就是放棄了你的責任。』

『……』

『自然，在抗戰期間，爲了肅奸防諜，檢查是應該嚴一點。』大千先生同意了我的觀點。

談到檢查，大千先生提起于右任先生的故事來。

『于右老從西北回重慶，過檢查站，坐在車上，不肯下車檢查，檢查的人堅持院長下車，弄得很不愉快，快到重慶的時候，于右老又翻了車受了傷，心情十分惡劣，當委員長去看他，問他：

『一路上可辛苦了。』于先生還能克制自己說：

『不辛苦，就是關卡難過。』新聞記者去訪問他翻車的感受，問他：『一翻如何？』『二翻如何？』于先生默然，又問他『三翻如何？』于先生

放大聲音但尚不失幽默地說：『三翻我就和滿貫了。』

## 生意做得最多的人

『我有一位朋友告訴我：

『你是今天臺灣生意做得最多的人。』

『爲什麼？』我說。

『你看，市面上多少招牌都冠上「大千」兩個字。』

真的，在臺北許多行業的招牌都叫大千什麼的，隨處可以看見。

『但是，我警告你，有一個地方你千萬不能去。』我的朋友認真的說。

『什麼地方？』我問。

『大千公寓。』（那是一間私娼館）

『其實，何止私娼館，我還看見大千當舖呢？』大千先生笑着說：

『有一天，我從圓山飯店下來，在中山北路旁一條小街上，就看見一間大千當舖。

說到當舖，大千先生說：『我第一次進當舖是在上海，有一天走過大舞臺，看見汪笑儂唱『馬前潑水』的海報，一時興起，想去聽戲，但是沒有帶錢，就把身上穿的新馬褂去當了，這件馬褂，縫成十八塊大洋。』

『爲什麼這樣貴？』我懷疑。

『我的馬褂扣子是用外國穿西裝的高級袖扣來做的，每副幾塊大洋，用了好幾副，朝奉要我

『多當幾元』，我說：『祇當一元』，因爲我知道最高戲票價是八角，加上一角茶資，一角瓜子，剛好一元。那知道不小心聽戲出來，當票失落了，所以這一次聽戲，實際花了十八元，真算是

潤氣了。』

再一次上當舖是在學校裏讀書的時候，正是夏天，就把冬天的皮袍拿去當，爲了面子，不好提一件皮袍出去，就叫工友先叫一輛黃包車等着，我穿上皮袍，再單一件夏布衫，一口氣由樓上跑出校門，真好悶熱，坐上黃包車走進當舖，就脫下來當了。』

大千先生一再提到「我的朋友」，他好像對他傾慕而懷念，我就問他：「你們是怎樣認識的。」

『自己認識的。』

『有一年我在北平，住在一間小旅館裏，旅館只有一架電話，放置在櫃臺上，我最不喜歡接電話的人，有電話我都回答『不接』，那天茶房一定要我去接電話，我只好接了。

電話裏的人問我是誰？『我是張大千。』我乾脆明朗的答覆他。

『請原諒我冒昧，我是某某某，你今天有空嗎？』

『有，我在突然吃驚的狀況下，來不及對陌生人作多的考慮。』

『那好，我請你到頤和園吃飯。』

不一會他就趨車到了小旅館，屢從甚衆，當時我這位朋友正是北京城最有權勢的人。

他一進入旅館，周圍的人都驚慌起來，尤其是我那些玩古董的朋友們，以爲我開罪了他，都爲我捏一把汗。

我和他立即上車去頤和園，那知因爲天下雪，館子關門。

「就到我家去吧！」他再度提議，我當然無意見，到了他的家，已有好多朋友先在，都是些北京城的名人，他就爲我介紹說：

「這位就是張大千，我不知上了他多少當。他大概買到不少假畫吧？我心中在想。」

大家相互大笑起來。

記得這位朋友，曾與我暗中爭買一張新羅山人的畫，我當然爭不過他，當古董店告訴我：「有人高價買去了！」我一時真是懷疑。那知幾年後，在臺灣遇見他，他一聲不響，當我回美國臨上飛機的時候，跑來送我一包東西，告訴我，「這一點小禮物，你一定回到家再打開來看？」我實在忍耐不住，到了東京便打開來了，原來就是幾十年前被他爭買去的我喜愛而又失去的新羅山人的那一張畫。」

### 我爲你寫張菜單

在大千先生家吃早點，到了第三次，第一次吃四川糉子，是紐方雨的媽媽做的，第二次吃皮蛋稀飯拌肉鬆，大千先生告訴我，這是他們內江的吃法，第三次吃的是「賴湯元」，賴湯元是成都一間有名的小吃店，大千先生居停臺北偶然在和平東路發現這個賣湯元的，招牌是「寧波湯元」，但味道是四川湯元味道，打聽結果，才知道老板是一位空軍太太，四川人，根本是四川湯元做法，不過因爲在臺北四川湯元沒有寧波湯元出名，所以就冒充招牌了。

賴湯元有一種特別的吃法，就是湯元煮好之後，在準備吃之前，每人面前要放一碟芝麻醬，

滲入一點白糖，湯元從碗裏夾出來拌着芝麻醬、白糖吃，果然味道不同。

因爲這種吃法，大千先生想起成都「三炮響的糉粿」來，在成都青羊宮開花會的時候，賣糉粿的小販，精心設計運用一種土製機械，一塊糉粿經過機械的運用，碰、碰、碰響起三聲，就像放禮炮一樣，糉粿他就隨着三響炮聲拌上黃豆粉了，這真是有趣的吃法，除「色」、「香」、「味」外還加上「聲」。

「我那位朋友——大千先生又想起他那位朋友了，太太是北方人，也會做『三炮響』，不過名字叫『驢打滾』，因爲沒有特製的機械，最近還做給我吃過。說到『驢打滾』，大千先生想起了一首竹枝詞來，詞是這樣的：

驢子卸鞍忙打滾，

女兒賣笑亂塗脂。

兩般心事都堪憫，

一怕人騎一耍騎。

竹枝詞是反映一個地方風俗的最強烈的表現文學，四川沒有竹枝詞，但抬滑竿的，前後『對口』，也是很有趣的，大千先生隨便說了兩則：

「滑竿走在路上，左邊來了一輛『鷄公車』

（獨輪車）前面抬滑竿的就說：

「左手一個霸王挑」後面接口過去有兩個答

法：

比較文雅的——「柴王弟子把車搖。」

比較粗俗的——「把他打爛當柴燒。」

左邊來了一個女人，前面抬滑竿的就說：

「左手一朵花。」

後面答話也有兩種：

比較輕鬆的——「不睬她。」

比較刻毒的——「近看是兒的媽」（兒的媽，當然是他的「太太」，意在佔人便宜。）

有一次滑竿抬着一位新上任的縣官，一路上沒有給滑竿夫打牙祭，滑竿夫想提醒他，逢迎他，正遇路上有一個缺口，前面抬滑竿的人就說：

「左手一個缺」，後面的人就接口：

「新官把印接。」

新官聽來高興，當天晚上歇脚就爲他們打牙祭。」

談到吃的問題，我和大千先生都認爲中國菜應該改良，把最近幾個朋友對改良中國菜的構想告訴他，他認爲，營養、簡單、經濟、好吃，是改良中國菜的目的，大千先生告訴我：

「前幾年高嶺梅的兒子要在美國開中國菜館，我建議他只做七個菜，『蒸』和『燉』，他接受了，我爲他寫一張菜單，目前在史坦福大學附近開一間『西南餐館』，生意很好，不但要排隊，吃粉蒸肉還要先一天電話預訂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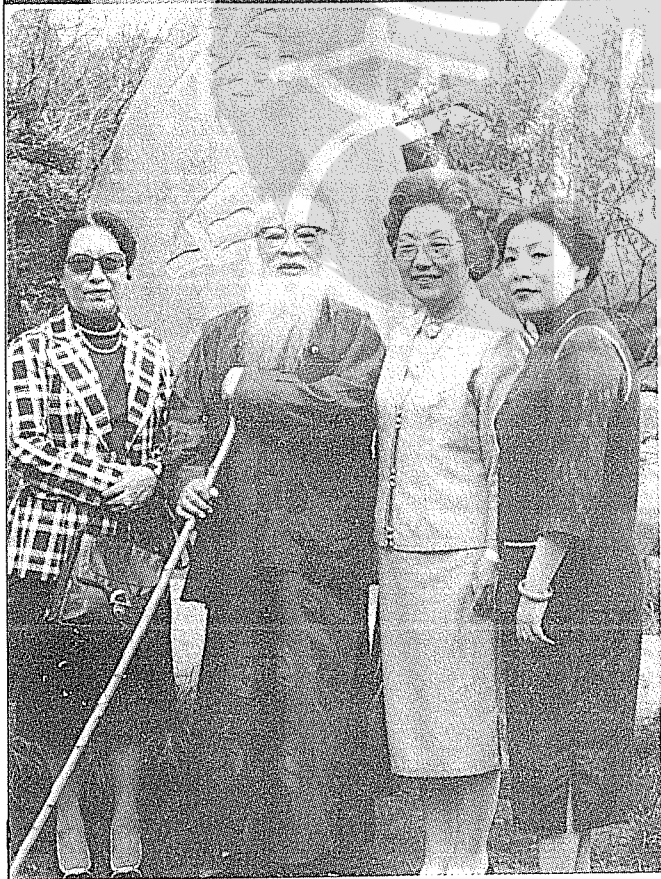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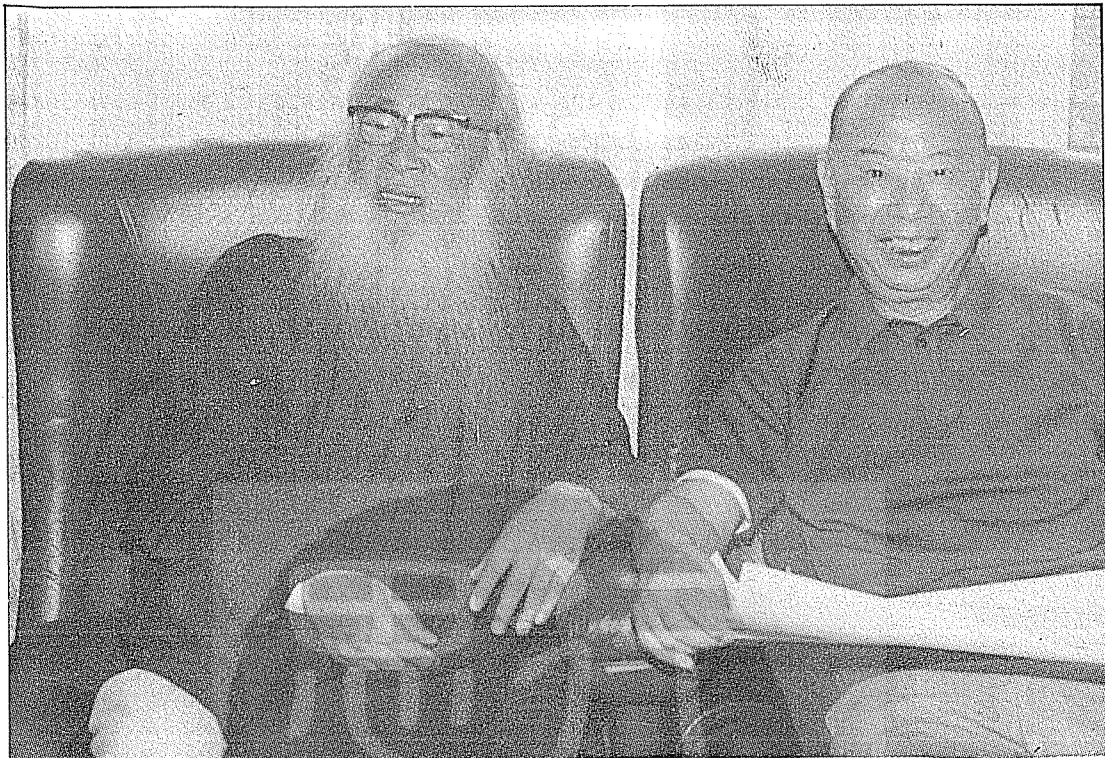
「臺北就缺少這樣一家中國菜館。」我說。

「你籌備開一間吧！我一定爲你寫一張菜單。」

大千先生送我出門的時候，還這樣熱情的叮囑着。（未完待續）

訂閱「時代文摘」「中外雜誌」請撥電話七〇七二四八〇。七〇二四二〇七





羅才榮：張大千擺龍門陣插圖上圖：張大千（左）與作者（右）合影。下圖：左起羅才榮夫人熊啓琳女士、張大千大師、鄧育英女士、張大千夫人。